

中国●文人●茶

文人与茶

刘学君 著



中国●文人●茶

文人与茶

刘学君
著

责任编辑：李春生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与茶/刘学君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6

ISBN 7-5060-0815-7

I. 文…

II. 刘…

III. 茶叶-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2761 号

文 人 与 茶

WENREN YU CHA

刘学君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16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0815-7/G·122 定价：11.00 元

序 言

自中唐时起，茶作为“无异米盐”的日常饮料，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茶，是中国“近古”（中唐以后）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饮料，是象征近古文化的一个符号。口舌之味通于道，近世社会的一切无不打上“茶”的烙印。茶，是打开近世文人灵魂之门及艺术奥秘的一把金钥匙。

何谓文人？现代的文人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大凡一切文化人都可以称为文人。而古代的文人概念则比较明确，主要是指从事读书及文学艺术活动的文墨之士。古代的文人之名称往往与士大夫相联而称文人士大夫，于此可以见出古代文人的根本属性，也即是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主要是指儒家的文人学士，而能文的道教徒与佛教徒，一般不称文人。文人与士大夫之间有着一定的重合性，宋代以后，随着纯粹的文人阶层的出现，文人与士大夫开始出现部分的分离。本书所谓文人，主要指文人、士大夫文人，甚至包括一些文人气味颇浓的皇帝。

大千世界，人有其类，各类人由于知识结构、文化层次、职业分工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生活形态与性情、志趣，或清或浊，或雅或俗，构成纷纭的人间万象。文人的特性，一

字以蔽之，即是“文”，文人是对生活进行文化、美化、艺术化的人。文人最具“雅”的品质，他们往往是一个民族雅的品质创造者、表现者与继承者。饮茶之风在中唐兴起之后，文人积极参与并引导了这一新的生活风尚，且将自己的“文”渗透到茗事之中去，使茗事活动“文”化，从而形成了文人茶文化。

文人茶文化较之其他形态的茶文化，具有精理、美韵、灵心等鲜明的特色。文人是一个民族之文化的主要载体，他们对文化知识、文化精神的掌握，较之其他任何一类人都要丰富而深邃，故而文人茶文化义理最精深，最具文化内涵、精神内涵与书卷香气。其次，文人茶文化的艺术化特征也很突出。文人是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对美有着特殊的感受力，将茗事活动发展成为艺术活动，将茗事过程发展成为审美过程，是文人对中国茶文化的重大贡献。再者，文人茶文化重在表现“自我”，着意在茗事活动中展示自我“心灵的姿态”。出入道、趣之间，既执着严谨而又不拘一格，“道”心“文”趣兼备，是文人茶文化的显著特点。文人茶文化最具“文化”意蕴，无疑代表了中国茶文化的最高层次。

文人发展了茶文化，茶文化也“发展”了文人，文人与茶文化是双向渗透、双向影响的关系。茶文化对文人的人生志趣、生活情趣及文学活动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探讨文人对茶文化的影响，是一种文化学研究，而探讨茶文化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是一种文学的研究，这两个研究层面以文人为轴心形成交叉与重合，互为“边缘”，又互相开拓、辐射与印证。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当前茶文

化深入研究的新思路与新方向。而这也正是本书所努力的方向。

目 录

1 序言

志 趣 篇

- | | |
|----|---------------|
| 3 | 一、酒潮消退 茶风兴起 |
| 9 | 二、选择清明 |
| 16 | 三、茶隐 |
| 24 | 四、创造闲适的人生 |
| 30 | 五、风味茶样清 风骨茶样明 |
| 33 | 六、茶烟一榻拥书眠 |
| | ——饮茶与文人的读书生活 |

- 39 七、侑谈当昼永
——饮茶与清谈
45 八、自是闲人足闲趣
——饮茶与消遣闲暇

茶 道 篇

- 53 一、陆羽作经茶道成 玉川七
碗振清风
——文人与茶典
65 二、从来名士能评水
——文人与品水

85	三、松窗竹户 万千潇洒 ——文人与茶境
101	四、松风竹炉 提壶相呼 ——文人与茶器
112	五、晴窗细乳戏分茶 斗去人 问一水争
123	六、炭、竹、叶、松兼鹊巢 ——文人择薪
130	七、茶烟轻飏落花风 ——文人与茶烟
135	八、欣赏色、香、味 ——文人与品茶

- 147 | 九、德、礼、健、美、理
——文人与茶文化思想

创 作 篇

- 169 | 一、文会英俊侣 怀茗就煎去
——茶宴与文会诗会
- 175 | 二、茶、诗一味
——茶与诗的互相渗透
- 192 | 三、中有灵犀一点通
——茶与性灵派文学
- 201 | 四、知有行商来卖茶

	——宋代田园诗中的新风貌
209	五、一杯青草 解连佳客 ——文人与茶词
216	六、《红楼梦》与中国茶文化
229	七、《儒林外史》与茶文化

志趣篇

一、酒潮消退 茶风兴起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两种质性绝然不同的饮料先后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对文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酒与茶。

酒的起源很早，它几乎是与华夏文明同步的，仪狄造酒，杜康造酒，就是古老的传说。而茶则起源较晚，汉以来虽断续有关于饮茶的记载，但它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饮料，则是在唐代。

酒是一种古老的饮料，在漫

长的历史年代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直至盛唐还占据着饮坛的统治地位。茶是近世新兴的饮料，生命力旺盛，而两者的质性又迥然相异，故而必然要发生冲突。这种新旧饮料的冲突，如果遇上历史大变故，便会更加剧烈，而最终将导致酒、茶在饮坛上主次地位的历史性改变。这个历史的大变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断层与裂变：中国历史由中古转入近古，唐王朝由盛唐转入中唐。史学家们对中唐在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都有着充分地认识，陈寅恪先生说：“唐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于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亦莫不如此。”（《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中唐的“中”，乃是古今百代之中。在这次历史的大断层大转变中，一切旧的传统的东西，都遭到冲击而衰微，而新生的事物，则在这场风云变幻中特领风骚，得到迅猛发展。酒向茶的历史性嬗变，就发生在中唐这个历史大背景上。酒，在中唐开始退潮。酒潮消退的迹象，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表现为理想精神的消逝。理想精神，是酒的根本精神，而理想精神的显著特征是积极浪漫主义，表现为对社会、对人生、对政治的崇高愿望与热烈追求。盛唐酒人如李白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抱负宏伟、热情豪迈，充溢着健康饱满的理想精神。李白的不少政治抒情诗，也正是借助酒的放射热力而大发其理想主义的光彩。随着安史之乱的

爆发，浪漫的理想纷纷幻灭，诗人也从盛唐气象的彩云间跌落到现实之中，文学于是由浪漫主义转为现实主义。在中唐，便再也没有出现像李白那种热情讴歌理想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酒仙、酒星了。酒中理想主义精神的泄漏，使酒与人的重大精神生活发生分离，酒于是降成了日常生活情趣的点缀品。

酒潮的消退，其次表现为文人狂狷人格的削弱。酒是狂狷人格的有力支撑者和表现者，魏晋时的竹林酒党，狂饮纵醉，通过酒来表现“魏晋风度”；盛唐的酒仙李白，更是借助酒把狂狷人格发展到极致，从而树立其伟岸的人格。狂狷人格，讲究在与一切世俗的对抗与斗争中树立自己的抗脏人格，狂狷人格的内核是大无畏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到了中唐，文人的狂狷人格演变为“狷”（不重外在的对抗与斗争），只重内在的持守了。酒，于是也由波澜激荡状态而归于平静。文人狂狷人格的削弱，也使酒失去了散发狂性热性的媒体，而狷须静守，于是酒的火性自然也就大大降温了。

酒潮消退，也从诗人的酒量及饮酒方式的变化上反映出来，如盛唐的李白是“饮如长鲸吸百川”、“一日须倾三百杯”，真是量如海、气如虹。而到中唐白居易那里，就变成“晚酌一两盏”、“浅酌一杯酒”、“时倾一盏酒”，明显地变得浅小琐细起来。酒的奔放气势，变得平缓下来。

酒的退潮，也反映在诗人醉的程度上。魏晋之酒徒，刘伶一醉三秋，阮藉一醉累月，盛唐的李白也是“但愿长醉不愿醒”、“笑杀山翁醉似泥”，都追求一种长醉、酣醉、深醉的境界。而至中唐呢？白居易讲究“半酣”，虽然他也写了不少咏醉的诗，但由于是小户浅量，难以深醉，他自己即说：“犹

嫌小户长先醒，不得多时住醉乡。”他的醉，便只是浅醉、小醉。而浅醉、小醉，是与酒的本性相背的。酒的深厚感，也因而变得平浅起来。

酒潮的消退，标志着它所代表的时代趋于结束，它所象征的文化精神，也将衰微。

酒在中唐，虽呈现出种种退潮征象，但中唐毕竟还是个过渡时期。而到宋代，酒的退潮就成定局了，其突出的标志，是宋代几乎所有的大诗人都小户浅量，欧阳修虽自号“醉翁”，其实是“少饮辄醉”；王安石也不喜欢饮酒；苏东坡自称“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往往是饮一盞辄醉。黄庭坚是“中年畏病不举酒”，并作戒酒的发愿文；文同自称“生来不能饮”，陈义自道“简斋居士不饮酒”，范成大也自说“余性不能酒”，陆游虽是“衣上征尘杂酒痕”，其实也是“正自畏中圣”。虽然中唐以至宋代的诗人在诗中还是连篇累牍的说酒谈酒，然而那酒也不过是一种诗料而已，在实际生活中，酒潮是消退下去了。宋代文人如石曼卿等虽也堪称能饮，但他的那种“囚饮”、“巢饮”、“鳖饮”等稀奇古怪的饮酒，与魏晋、盛唐酒徒的表现人格、理想的雄浑之醉，已毫无关涉，至于因酒而遭贬遣，那更是咎由自取。

有趣的是，文人酒号的演变也反映了酒的精神品格由盛唐到宋的逐渐减弱，由盛唐李白的“酒仙”、“酒星”到中唐白居易的“醉尹”，到晚唐皮日休的“醉士”、陆龟蒙的“醉民”，再到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一步一步由天上落到人间。

在酒潮消退的同时，茶风在中唐蓬勃兴起。其兴起的标志有以下几点：